

梁錫華 編

聞一多諸作家遺佚詩文集

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



梁錫華編

聞一多諸作家遺佚詩文集

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

聞一多諸作家遺佚詩文集

出版者：香港文學研究社

香港七姊妹道二九六號十一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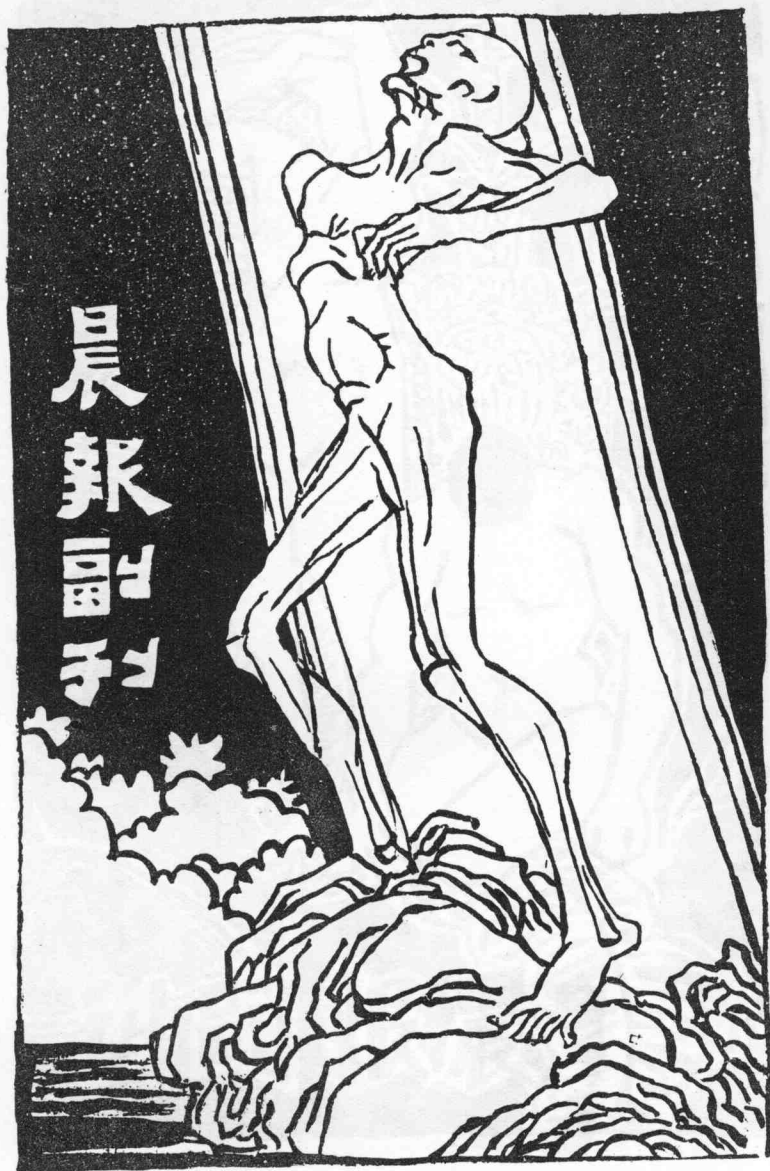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：復興橡皮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七姊妹道二〇〇號七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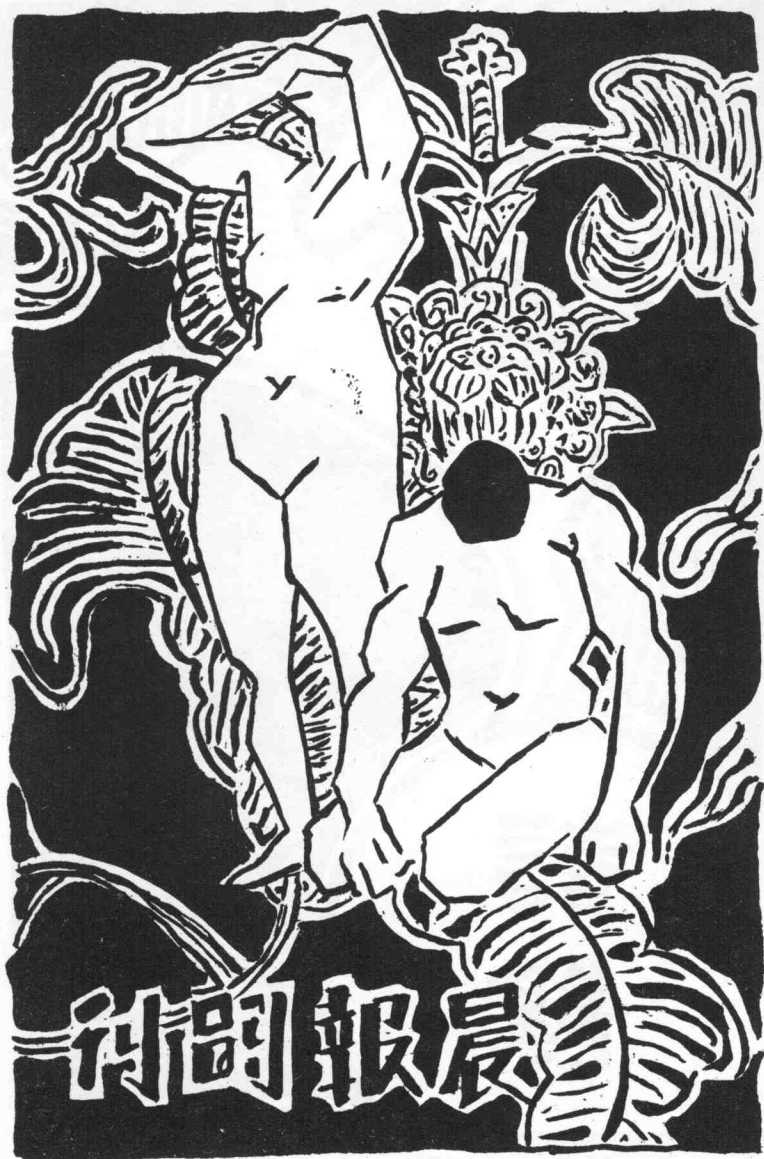
星、吉、檳世界書局發行

定價港

\$20.00



聞一多為晨報副刊設計的版頭之一（1926年上半年）



聞一多爲晨報副刊設計的版頭之二（1926年下半年）



聞一多爲晨報副刊詩鵲設計的版頭(1926年)



聞一多為晨報副刊的劇刊所設計的版頭(1926年)

前言

本書詩文概稱「遺佚」，意指所輯的作品以往在報章雜誌甫經露面，就宛若流星一閃，過後不再在人眼前吐露清輝，自然也沒有在作者的全集或各別選集內穩據一隅。至於輯錄的目的，不外使今世及後世人對已成名作家的作品能有較整體的認識——主要是爲學者及讀者而不是作者，因爲作者本身可能多少有「年少之作無可觀也」的想法，甚至如梁實秋所云，對此「羞愧得無地自容」也說不定。但成熟總是從生澀而來——沒有早春的翠淡，何來秋節的金濃？何況綠鮮紅艷，各擅勝場，從研究點着眼，同具價值。畢加索黃毛小鬼時代在火柴盒上塗鴉之作今日視同拱壁，理由也在這裏。

關於書內詩文的編排，聞一多名下的作品是先詩後文；詩內〈沙漠裏的星光〉、〈幽舍裏的麋鹿〉、〈情願〉和〈從十二方的風穴裏〉四首是翻譯作品，因數量不多，所以歸入創作內一起按年份而定先後。其中原來缺題之篇，（例如書信）都由編者加上題目，以方括號（□）表明。

聞一多的〈洗衣曲〉、〈也許〉和〈末日〉早已結集行世，在本書內仍佔一席位的原因，完全因爲入集的作品與初刊的原著，在文字上有或大或小的改動。有興趣研究的人一經比較，當

知其詳。《奇蹟》一詩，全集漏載，本書的一篇係自近年出版的一本詩選內輯入。

本書重點是聞一多。附錄內各篇，都和聞氏其人或其文有關，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間有代表性的評述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，故合刊於此。

據編者所知，聞一多尚有少數遺佚作品；但因各方面環境所限，未能一併輯錄。讀者如參閱《聞一多全集》內「年譜」，便可知其梗概。

本書的次序專論聞氏佚詩，所以本篇下文所述，只及其他作家。

朱自清一生著述豐富，曾有較完備的「文集」刊行，但文集並非「全集」，散篇的遺作仍爲數不少，本書內所輯和語言、詩歌有關的文章三篇，自面世後睽違已久，相信必爲喜愛及研究朱氏作品的讀者所樂睹。

冰心和巴金的文章遺佚不多，本書內輯錄的兩篇可算例外。冰心的《中西戲劇之比較》係講稿，其中錯誤不少，最令人吃驚的是把 Seneca 說成是希臘悲劇鼻祖，而又說 Thomas Kyd 「是英首始寫悲劇的一個人」（註）。以冰心爲人之謹慎而有這類舛謬，使人幾乎難以置信。從這篇文章，我們可以略窺當時知識分子對西洋文學認識的一點實況。這跟西歐一百多年前，某大學首任中文教授說華夏無詩而只有孔孟哲學著作一事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巴金那篇《赤俄監獄中之革命者》是譯文，報導蘇俄對待政治犯和異己份子的情形。巴金本來是個無政府主義者，他當日不同情蘇俄式的革命是順理成章的。

何其芳早期詩風唯美淒麗，不乏刻意雕琢的短製。《季候病》見於《漢園集》內，但和本輯

所錄的原作稍有不同。《有憶》一詩原來在《現代》雜誌上和《季候病》同期登出，但《漢園集》不收，顯然係作者心目中的殘羹剩飯。該詩境界不俗，故刊錄於此以存其本來與姊妹作並列之面目。

錢鍾書學問精博，才氣縱橫；特別近年來，在國內外的中國學者中，頗有鶴立羣儒之態。本書所輯數篇，是他意氣豪邁時代的作品，雖屬書評，但字裏行間，「錢風」流播，無論稱之爲「錢風」的前鋒，或前鋒的「錢風」都可以，而在研究或欣賞方面，都有相當的價值。

錢氏另有英文書評若干，編者擬待日後有空時追譯，到時將另文發表。

劉海粟以丹青名世，不以輪藻見長，但他年青時的文字富有時代精神，所以在此兼收併蓄。這點微薄功德，相信能令中國美術界嫣然領首，而同時又不至引起文學界的倏然不顧。

本書各篇章之後都註明出處，有需要時也稍加解釋。由於各位作家都是文藝界中的一時俊彥，所以編者無須在他們生平方面花費筆墨，避免不必要地攪擾讀者清神。

我很感謝出版社編輯部多位先生。他們曾精心審閱過我寫的「代序」，對該文的遣詞用字乃至某些觀點都提出意見，但很抱歉的是我只能接受他們一小部份的好意。在其他部份，我堅持了自己那一點不可救藥的個人看法和個人風格。

本書的編成，賴馮倩思君助力頗多。篇末附綴微言，未足盡宣謝意。

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

編者識於吐露之濱人寂犬吠時

註：Seneca 係羅馬帝國的哲學家，生年不詳，死於公元六十五年，除哲學著作外，寫了九齣文辭優美的戲劇。

Thomas Kyd (一五五八？——一五九四？) 係英國十六世紀名劇作家。但早在他以前，英國已有人寫悲劇。

介紹聞一多佚詩（代序）

本書所錄聞一多佚詩共二十六首，其中有四首是譯作，（〈沙漠裏的星光〉、〈幽舍裏的麋鹿〉、〈情願〉以及〈從十二方的風穴裏〉），有三首（〈洗衣曲〉、〈也許〉和〈末日〉）雖然見於全集，但與初刊時之文字稍有差異，所以本書仍收其原詩，不過在下文不加討論。

從上述可見，要介紹的佚詩實際上是十九首。爲方便計，討論的次序根據詩的性質而不按目錄的編排。

本「代序」最後數段是綜合性的文字，肯定聞一多在詩歌創作上的一些成就。

把該說明的話交代清楚後，我們現在就可以轉入正題了。

聞一多素有愛國詩人之譽。他的愛國赤誠起源於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的認識，因認識而生熱愛，而這份火樣的情懷隨他赴美留學，在那裏一經種族歧視的燃點，熊熊烈燄，迅即燎原，把他全人燒到一個地步，非藉激烈的宣洩就難求身心安寧——他摔掉畫筆，拈起詩筆，用文字刻畫他的憤怒、悲怨、憂鬱，也同時歌唱自己的國家，頌揚華夏的文明。

〈醒呀！〉一篇以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族代表全中國，呼籲睡獅醒起，國魂復甦；其中

的「衆」，可理解爲五族同唱的「衆和」，也可說是五族以及其他多族的總和。詩人在篇末說明寫詩的緣由和目的。詩的寫作地點很可能是美國，但發表則在聞氏回國之後約一個月內。

聞一多在留美期間，與梁實秋等一班學友成立大江社，鼓吹以中華文化爲基礎的國家主義，并出版大江季刊以廣宣傳。《長城下之哀歌》這一首長詩，就是刊在該雜誌的創刊號上。聞一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八日給梁實秋的信就說過下面的話：「我所作的詩名《長城下之哀歌》。這是我悲慟已逝的東方文化的熱淚之結晶。詩長數千言，乃係一詩人碰死於長城之前的歌詞。」聞一多寫此詩時大概是悲憤極了，所以詩內的主人翁乃選擇了類乎屈原式的結局，用「我來自虛無，還向虛無歸去，／已墮落的假中華不是我的家！」這兩行結束語表達一種貌似消極而骨子裏積極的思想，目的還是要喚起國人，要爲祖國的光榮文化，奮起驅除胡虜，再造山河。

在《愛國的心》這首短詩內，詩人用國旗（當時是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）的意象，唱出時刻以國家爲念的心聲。他在詩中歌頌中華民族，讚美中國文化，並隱隱指出自己國家光明的未來。二十年代初期的新詩尚處稚齡階段；在詩藝方面，許多嚴肅從事的詩人都作多方面的嘗試，聞一多是其中的佼佼者。《愛國的心》這一首，在形式上顯然是開以後聞氏名作《死水》的先河，也可說是新格律詩運動的前奏。

《愛國的心》和《我是中國人》很可能同是作者在留美期間的作品。在後者，詩人以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自傲。他講述祖國的歷史、地理、文化，也包括一些聖賢豪傑，用濃縮的手法，譜出一首簡明的中華史詩，而詩人自己的愛國情懷，則以烈火之熱力，燃點讀者的心。他那句「我爲我

的祖國燒得發顛」真教人感動！這一種五中如焚，爲國家興亡而感受日夜煎熬的情形，不是今日一般的香港年輕人所能了解的。

詩人爲《七子之歌》在該篇開首作了說明。「七子」乃指中國在列強威壓之下被迫割讓或租借的七處領土；香港和九龍在詩中算是兩個地方。詩內所提的帝國主義者以英國的形相最兇，是「猙獰的海獅」和「鎮海的魔王」；法國是「盜賊」，而日、俄是「暴徒」，葡萄牙則倖免。詩中所流露的是一種如泣如訴的心情，詩人也呼籲打倒帝國主義，收復失地！

關於此詩的寫作，詩人一九二五年四月某星期五在紐約致函梁實秋，內云：「昨夜又草成《七子之歌》；也是國家主義的呼聲。結構具在，只是音節詞句上尚欠潤色。」

《回來了》很明顯是詩人從紐約乘船回國進入港口時悲喜交集心情的寫照。遊子受盡外人間氣之後回家，愛國之情比前愈益高漲，所以眼前黃濁的江水，儼然顯出「金一般」的璀璨之光。詩人很知道自己國家「遍體瘡痍」的實情，但卻因祖國是祖國而愛祖國。這是一首柔情款款而又熱情洋溢的詩歌。

上面談到的六首詩可概稱之爲愛國詩，都很有作者行文的特色，就是洶湧如潮的真情流露。其中有不少地方，揚播着中國的偉大文化。聞一多是個博識的詩人、學者，即使在年輕時，已處處顯出他的學養。

在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成長的聞一多，意興所至，筆下古詩律詩絕句，隨時揮灑自如，不過由於他在創作上很早就從文言轉向白話，所以舊體詩作爲數不多。本書所錄的孤篇（〔兼旬〕）

只家家四行，但頗能道出詩人一生喜愛烹茶品茗的清興。

《納履歌》和《秦始皇帝》兩首詩都有歷史的依據，雖然二者都叙事，但後者更多點抒情的成分。在《納履歌》，詩人對張良的謙恭和忍耐顯然有稱譽之意，而作為學者的聞一多，謙恭和忍耐也是他性格的一部份。詩中故事明晰如畫，不必多贅，但形式內容完全相同而在詩行次序上稍有調動的首末兩節，究竟意旨何在，則耐人尋味。就詩論詩，

橋下的菖蒲拜折了腰。

半日沒有鷄鷄兒叫。

秋天的河流分外的細，——

一線銀絲在在沙上洗。

這四行可以說是橋下的寫照而用以導入下面的故事——就是橋下發生的一幕。結尾的重復，就如電影的手法，來一個回鏡而作收場。詩內雖提及鷄鷄，但并無喧聲。該節所表現的，是一個靜景，然而靜中帶動，因為菖蒲的「拜折了腰」和河水的淺流，都不是死寂之物；由於景在橋下，加上折腰俯首而本身是葉瘦根高的菖蒲，又加上「一線銀絲」的河流，柔細的氣氛乃瀰漫畫面。此外，謙恭地俯就卑微這一點情意，也呼之欲出了。按此立論，這四行詩句是全詩的靈魂，允宜負開道和結尾的重任。

《秦始皇帝》第二節第二行微嫌重覆。以時間的次序而言，若第一節第四行改寫黑狼的性格會較合理。此外，第二節說了用六國餵黑狼之後，接着的應該是築阿房與黑狼共戲共睡及至終自

己却被黑狼吞噬二事。但詩人下筆時卻把吞噬放在遊戲和入睡之前，次序顯見紊亂。當然他可以辯說，這樣做是要啣接末節第一句「如今甚麼也驚不醒我們了」，不過，個人寫作的理由雖在，卻不成爲結構高明的張本。《秦始皇帝》這些方面給人以凌亂之感是無可否認的。

至於結尾一段，兩個反諷的力度與味道俱足，可惜最後一句「十來丈的青蛇纏着我的腳」平淡無奇，比之前三行簡直是氣勢全失了。不過這首詩並非沒有可取之處。它的優點在本文後半才作介紹。

《漁陽曲》和前兩首相若，也是歷史詩，說的是東漢時候高士禰衡擊鼓諷辱曹操一事。詩中正反面人物色彩鮮明。詩人讚美禰衡的高潔傲兀的性格以及勇敢光明的行動，而以「磨牙的老虎」、「奸雄」、「國賊」、「梟雄」等名號奉贈曹操。故事是說得娓娓動聽的，情節也相當緊湊。全詩分十三段，每段十三行，都是前半作總體敘事，後半則細述擊鼓。以結構來說，詩段格局一致，條理井然，是詩人日後所標舉「建築的美」的一份樣本。詩的押韻是整齊的，音樂性的表現頗強。在形式上，這首詩和聞氏詩友朱湘所寫的故事詩很相近，但朱湘的詩風柔美委婉，而聞一多的卻是堅剛雄邁。這一對現代詩人，在不同的年日走到他們生命之終點的時候，朱湘抑鬱消沉，最後投江自盡，但聞一多卻慷慨悲歌，用熱血維持一己的信念。二者都實在是詩如其人，也是人如其詩了。

《故鄉》是對白詩，流露一片懷戀故園之情。家鄉的一切自然風物都牽動詩人的情懷，而全詩的重點，則在末節的最後兩句「我要看墳山上添了幾塊新岩石，／我家後園裏可還有開花的竹

子。」這裏關係的，是人的存亡以及直接影響人的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——設若竹子開花，那個朕兆就是天災而不是豐年，或者是戰亂而不是安寧了。一個人的家國之思，若只局限於春花秋月 and 山容水態，而不伸展到與自己同呼吸共命運的同胞，雖一往情深，也未免偏狹。聞一多的一生事蹟，說明了他具有他所崇奉的唐代大詩人杜甫那種憂國憂民的偉大心懷；不論他的態度與行動是正確還是偏激，他那一種赤誠是十分動人的。他是愛故鄉的詩人，如前所述，也是愛國的詩人。他所愛的故鄉和國家不是抽象的徒使人血脈憤張的動人概念，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同胞。

《欺負着了》是獨白詩，反映二十年代中國在內憂外患中的一幕悲劇。在那些日子，許多農村青年都為生活所迫而替軍閥賣命，或者根本上是被「拉伕」（強迫征募）而不明不白地丟了性命。無論死在洋人或自己人手下，反正就是生命的一頁慘史。聞一多和其他「詩鎬」詩友，在當時用對白或獨白的方式寫了若干這一類的社會詩。雖然書生灑淚攘臂，似乎只博得執政者的怒目攢眉或幾聲冷笑，但其潛在的影響力，特別在知識份子中，卻絕不可侮。

《鳥語》、《叫賣歌》、《抱怨》、《比較》、《答辯》、《回來》和《奇蹟》七首可概括稱之為抒情詩而各有獨立的内容。

《鳥語》是懷鄉之作，雖然詩中的主角是詩人的友人而不是詩人自己。正如《愛國的心》以及下面要討論的《答辯》一樣，《鳥語》是聞氏所倡的新格律產品。詩內每節四行，每行九字，整齊得如經刀切劍削；「豆腐乾體」之名實緣於此。

聞一多和徐志摩、饒孟侃等人所推行新詩的格律運動頗受人非議，但責難之言在人身攻擊方